

醒世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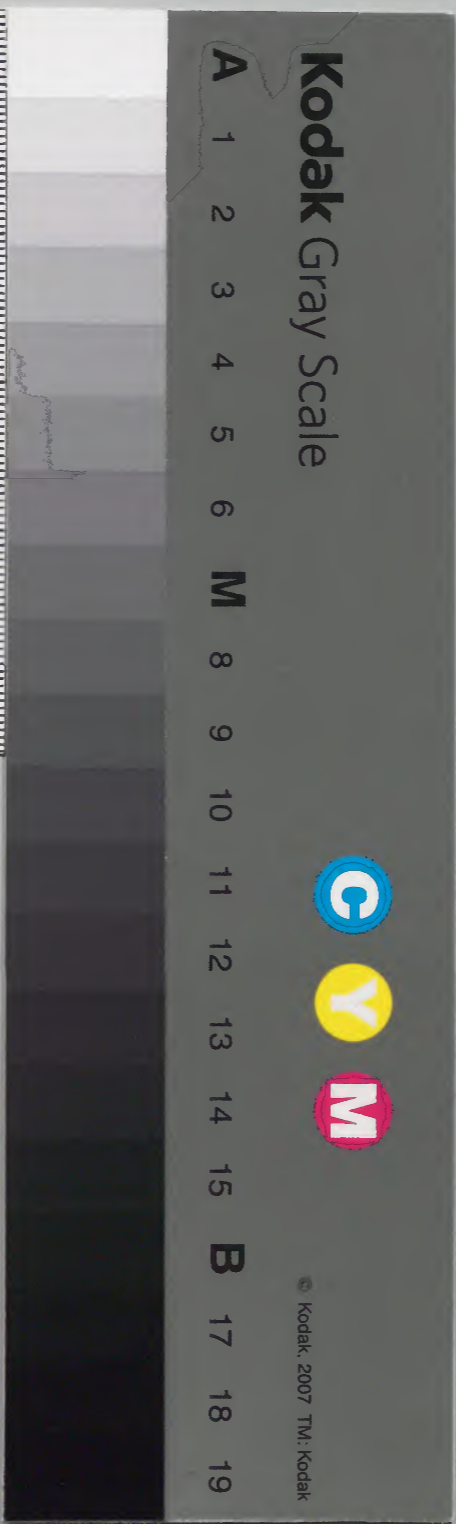
序目 一之二

共十六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11
冊數	16 (1)	
函號	附	5 5

附五
一七九
全一
十六
大號

附 5-5



繪像古今小說

醒世恒言

金閻葉敬池梓

敘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

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

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

恒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

醒世恒言敘

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
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
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夫人居
恒動作言語不甚相懸一旦弄酒則
叫號躑躅視塹如溝度城如檻何則

酒濁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時雖畢吏
部劉太常未有時時如濫泥者豈非
醒者恒而醉者暫乎繇此推之惕孺
爲醒下石爲醉却噓爲醒食嗟爲醉
剖玉爲醒題石爲醉又推之忠孝爲

醒而悖逆爲醉。節檢爲醒。而淫蕩爲醉。耳聾目耄。口順心貞。爲醒。而卽聾聾。從昧與頑。用器爲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從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婦而不驚。質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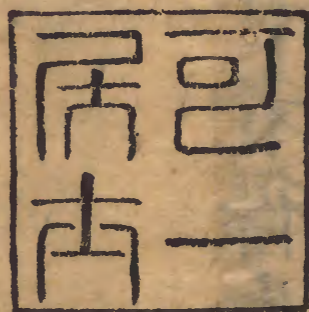
而無忤。下之巫醫可作。而上之善人。君子聖人亦可見。恒之時義大矣哉。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言恒。

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萬○世○太
平○之○福○其○可○量○乎○則○茲○刻○者○雖○與○康
衢○擊○壤○之○歌○竝○傳○不○朽○可○矣○崇○儒○之
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
焉○以○二○教○爲○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

言○恒○言○爲○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
若○夫○淫○譚○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
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人○吾○不
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啓丁卯中秋隴西可一居士題于

白下之樓霞山房



醒世恒言目次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姻緣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繡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十九卷

白王娘忍苦成夫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二十二卷

呂純陽飛劍斬黃龍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縱欲亡身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讜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聞夢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第三十卷

李沂公窮邸遇俠客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三十二卷

黃秀才微靈玉馬墜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第三十四卷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報。仇。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長。安。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目次畢



可憐官室搖香出
 權你閨中使令人



誠者兩公陰德報
皇天不負好心人

蔡誼二弟俱
成行不是長
兄是公叔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誇白屋出心扉

朝天湖畔水連天
不唱漢歌即採蓮
小茅堂花第種
主人日對春眠





後來只道虎傷人
今日方知席報恩



名花倬約東風裡
占斷韶華都在此



能布施恩麻
亦親



山花多艷如含
笑野鳥无名但
亂啼



體態輕盈漢家
飛燕同和



舉家手額欢声
佛指日長安畫
錦回

鴛鴦錯配
本前緣



只因一局輸贏子
定了三生男女緣







不觀糞強俄護柳
 紫飛颺狂舞一豈錯
 濕梨花亂墜

醜臉水何
 騙美妻作
 成素弟得
 任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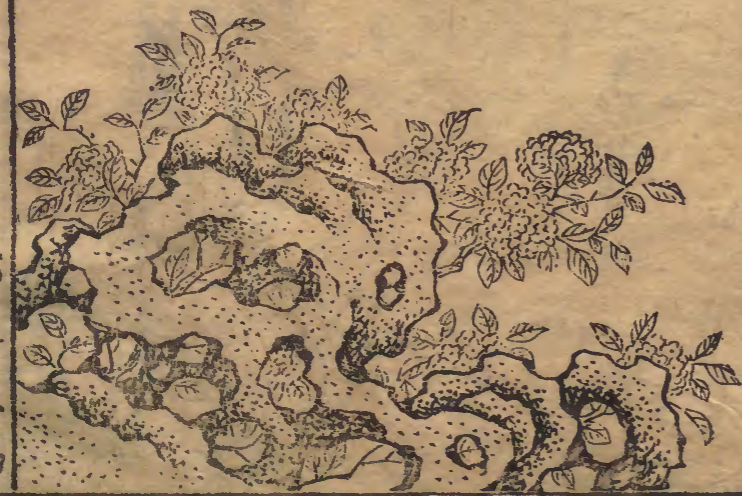
營巢燕聲三叶莫
使青年宜歲月可
情和氏璧無瑕何
事楚吳終不絕



辦三折開蝴蝶翅
團三圍就水晶球



郭卓然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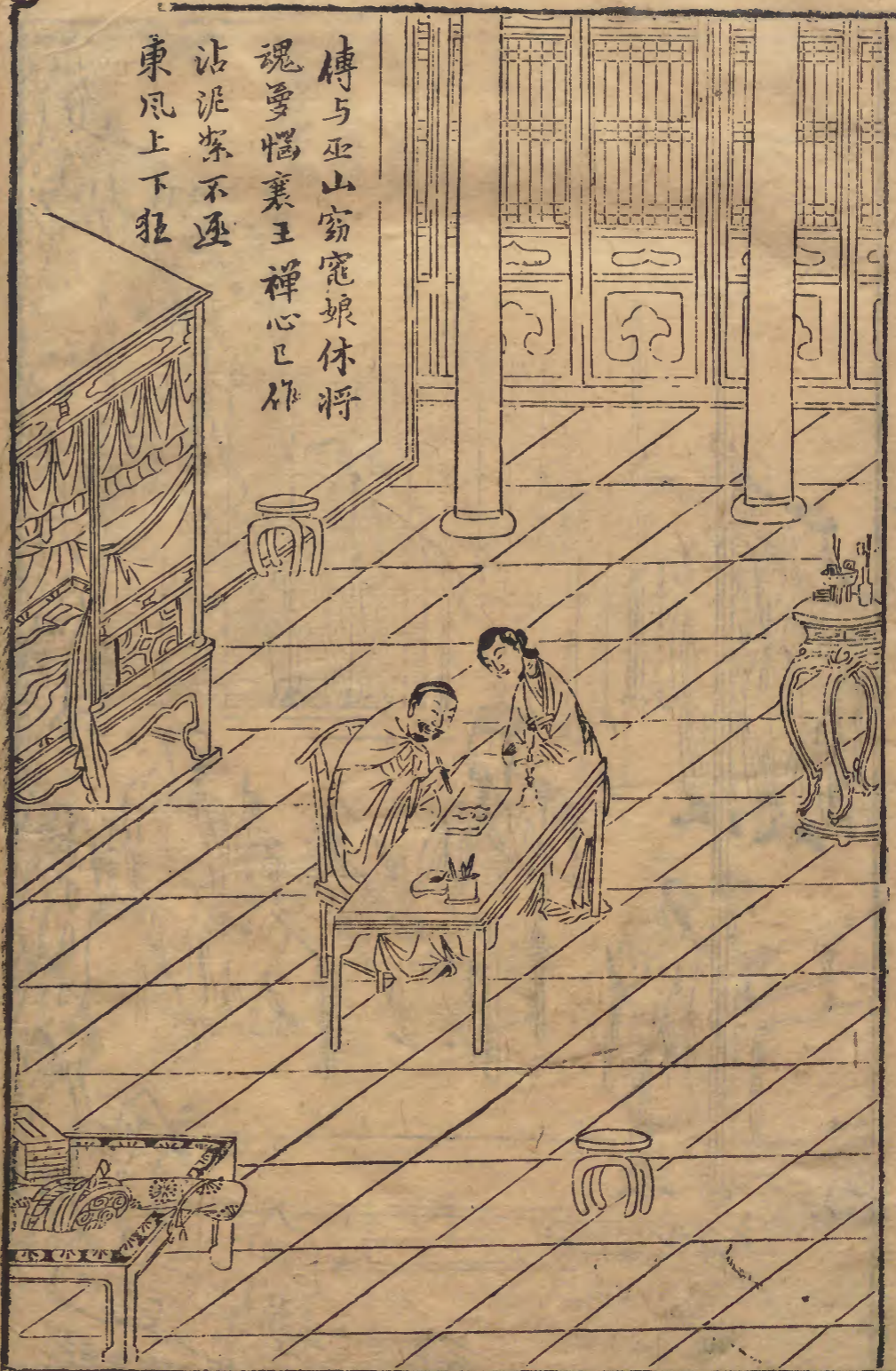
閉門控出窓看月
 投石冲開水底天

既見耳根
 有分因何
 眼界每緣
 分明咫尺過
 神仙隔一綉
 簾不見



高七
卷十一

傳与巫山窈窕娘休將
魂夢惱襄王 禅心已作
沾泥絮不逐
東風上下狂



落花喜句祝
春心芳草猶迷
弄蝶綠楊空
語流鶯



星
卷十一



嫩臉映花紅香肌
暈玉白

茶坊



子開如海月
輝散似流星

星世恒言 卷十五



生于锦繡叢
中
在牡丹花
下

星世恒言 卷十五



一天好事投
奔我



只為貪那褲
襠中硬屨二
個莽和尚弄
壞了庵院裡
嬌滴許多
騷和尚



靛鞋兒三寸
輕羅軟索勝

賤近盜兮姦
近殺古人說
話不曾差奸
賭兩般都不
染太平世事
做人象



臨崖立馬收
纒晚舟到江心
補漏遲



還財陰德慶流長
千古名傳義感鄉



還帶曾浦繼理紋
返金種得種枝芬



昔年楊守剛恩
崔令見施君報
德雜物性有知
皆似此人情好
殺復何為



寧為太平
犬莫作離
亂人



分鞋今日再
成双苗与千
秋你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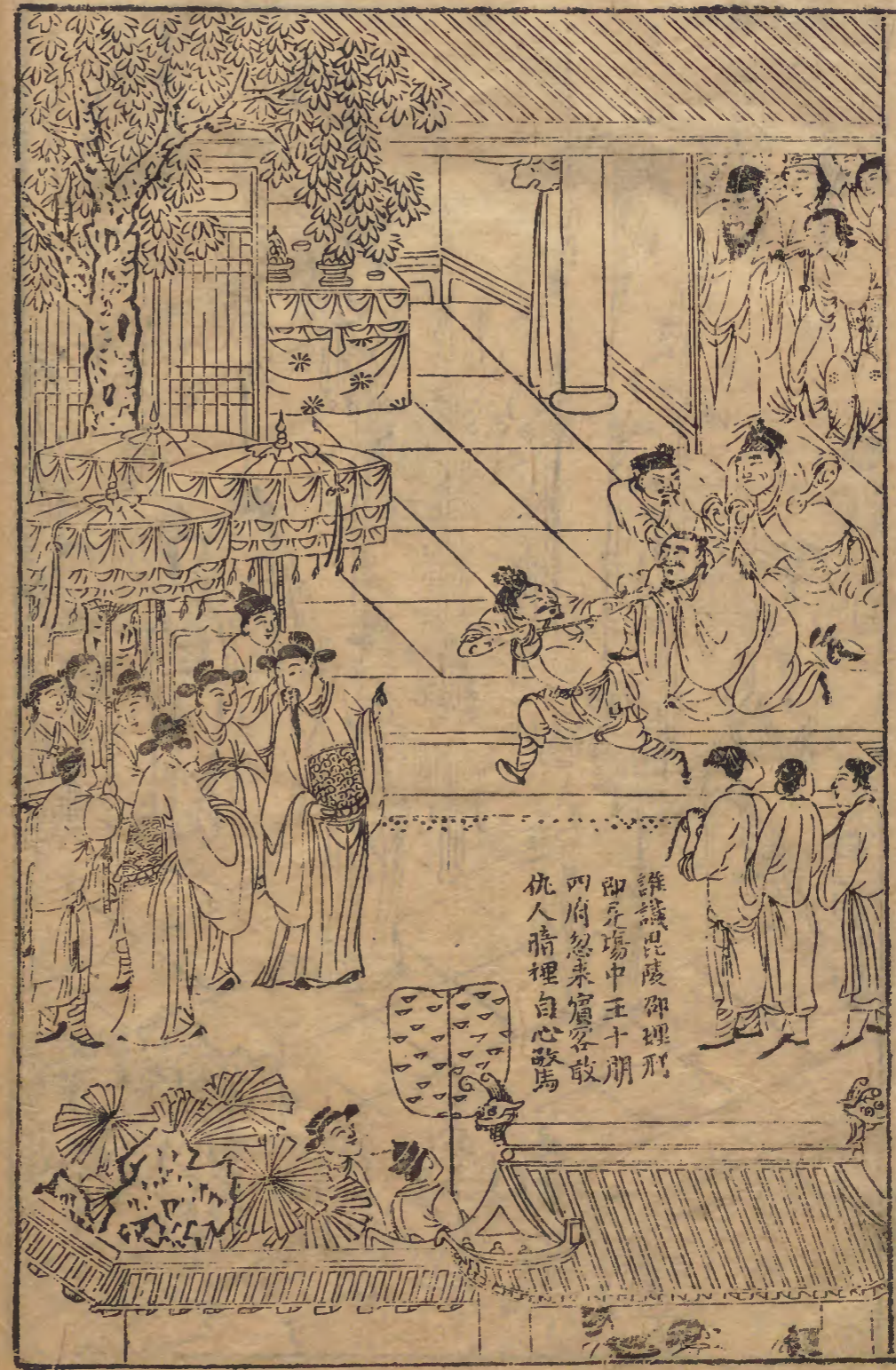
玉京瑤島客
嗔傲乾坤小
齊拍手唱道
長春人不老



卯卓然刻



星月通明堂
雲烟籠地軸



謹議昆陵御理刑
即亮場中王十朋
四府忽來賓客敢
仇人暗裡白心敬焉



月明水書
玉宇安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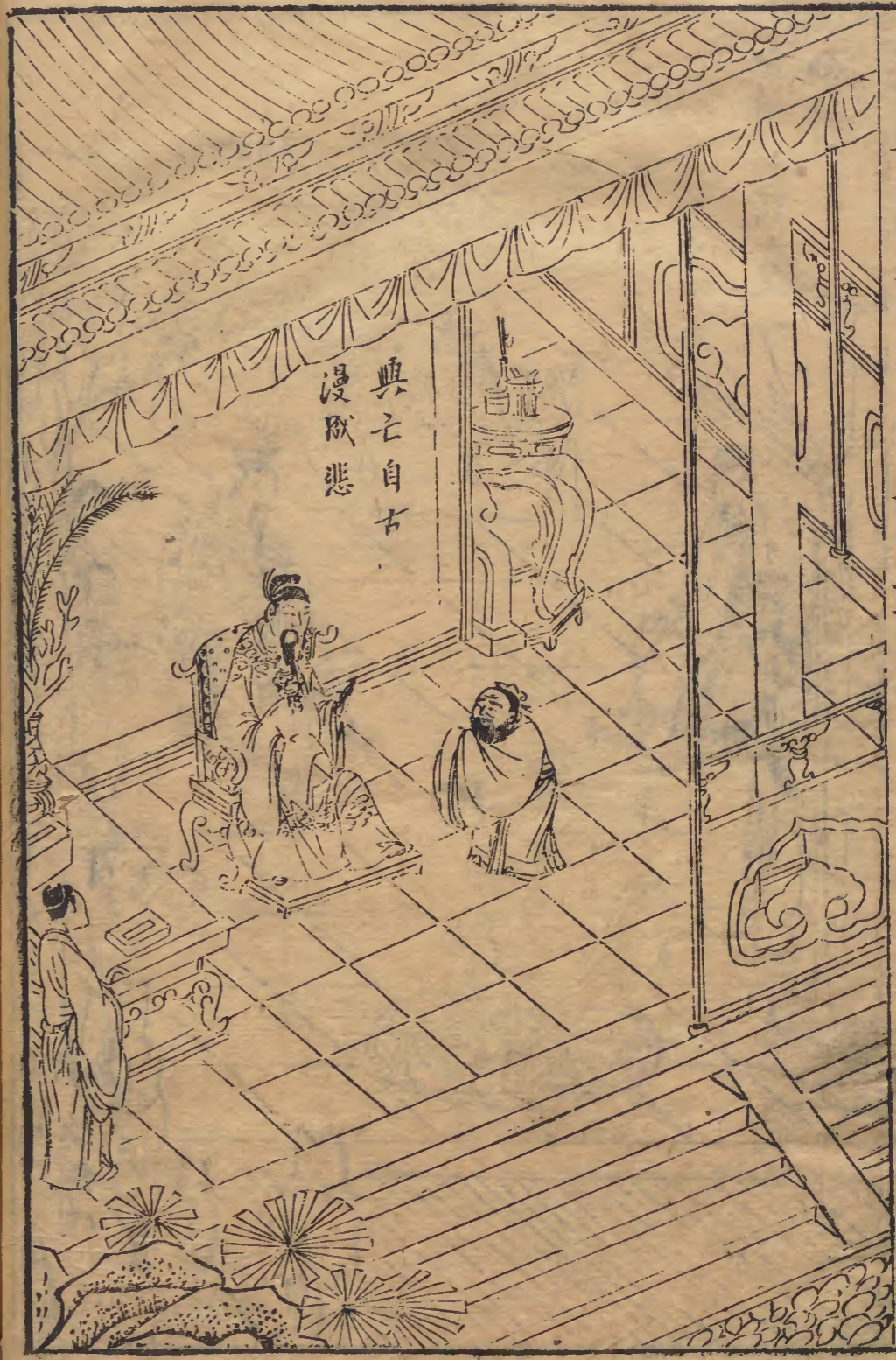
丹只是劍
劍只是丹
得劍知丹
得丹知劍

春意满身扶
不起一雙蝴蝶
逐人來



玉樹歌殘
袖科





興亡自古
漫歎悲



龍華寺

繩頭微利驅人去
岸口危途訪客來

勸君酒看
莫辭落卷
徒繞技流
水空逐期
莫恃少年
时少年能
幾时



衣冠暫解人間
累鱗甲俄看
水上生





當面神仙猶不
識生前在事怎
能知



打罵飢寒渾
不免人前一
樣叫娘親



昧心晚母曲如
 鈞只為親兒起
 毒誦

天涯猶有夢對面
 豈無緣





船門輕叩小窓
開瞥竟猶疑夢
裡來

竹玉辨堆
香砌片瓊
英遠盈欄





不共春风闻百芳
 自甘谁落傲秋霜
 园林一片萧疏景
 我朵依稀散晚香

裡就巧言詭象
 士道成毒計害
 愚人



送來恩怨
要系明將
怨醉恩家
不平安府
劍仙床下
心人開過
斬負心人



千層怪石
惹閑云一
花泉垂素
練





紅白鞠珠
聞法

一曲箏聲江上聞
知音遂締百年盟





今日雲端乘頭聖
方知玉馬主人非



相爭只為一文錢
小隙誰知奇禍連



設說巧謀
 姦自色
 粧成圈套
 害他人



分書三紙語泛
 容人畜均不稟
 至公老僕不如
 牛馬女擁狐孀



年老筋衰遜馬牛
 千金難買出人头
 托孤寄命直無愧
 羞殺蒼頭不羨侯



金印將軍酒量高
 綠林暴客氣雄豪
 無情波浪兼天湧
 疑是胥江起怒濤

報仇雪耻是男兒
誰道裙釵有執持
堪嘆徑上真小
諒不成一事枉嗟咨



去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人間敗子名

千金散盡貧何惜
一念皈依死不移
慷慨丈夫終得道
白雲丹以上天梯





空門釋子假作
羅漢真身
妓館佳人錯認
自家少婦

巳巳



向石而行
遇簡而問



夜色正昏護法神
通開徑狎鐘聲甫
定金剛勇力破拘
李



馬當山下泊孤舟
岬側芳花簇翠流
忽觀朱門斜半掩
層層瑞氣鎖清幽



好風一夜送輕舟
條忽征帆達上流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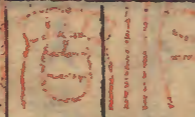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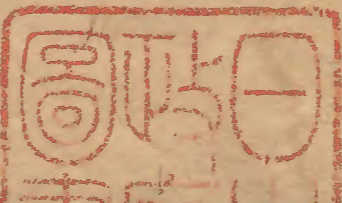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騭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

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豐生得粉臉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眶齒齙，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覺美，王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脫一通換一通。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

穿着爲事。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華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顛唇簸嘴，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蕭別駕卒于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積，自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婿又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標致，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

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真克做姪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庄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薄備些粧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闕賭爲事。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濟。結末迫于凍餒，瞞着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尚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証。

目前貧富非爲准

久後窮通未可知

顛倒任君瞞昧做

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只爲世人但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筭，天只有一筭。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爲高。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在

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

周郭威 南漢劉晟 北漢劉旻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鎮

吳越錢鏐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

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那宮人爲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雪冤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于膝上教他識字又或叫養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爲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爲戲養娘一脚踢起去得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裡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攬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璧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

司馬童慧
原來有本

兒自走出來麼、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卽教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壁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毬、智意過人、不勝之喜、閒話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誰知命裡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卽行處斬、只爲石壁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

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鬱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只、少不得着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冤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爲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卽往撫尸、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營葬、又聞得

所欠官糧尚多，欲待替他賠補幾分，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都着落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要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到判了五十兩，却是爲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秀美，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竝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卽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那移賠補不在話下。

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買他歸去，必然落于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相見，對老婆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于綫繯。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

後來竟如
真言

知恩報恩
賢忠厚

醉世恒言 卷一
然之時待他長成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
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覷那個
養娘依舊得他伏侍小姐等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
不要他在外答應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
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為奴為婢理
之當然蒙恩人擡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
為義女說罷即忙下跪賈昌那里肯要他拜別轉了
頭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
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就不敢
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

只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
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為石小姐
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原來
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只為看上月香生得清
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
初時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煩了
却滅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着丈夫言語勉強
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為商每得好綉好絹先儘上好
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
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此時把馬脚露出來了

但是賈昌在家朝養夕餐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指還他倘手遲脚慢便去捉鷄罵狗口裡好不乾淨哩正是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擡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

此女大賢
德

人只索忍耐為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恹恹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就鬧過一邊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厨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

賈公細心

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鬧將起來。老婆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擒着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放着許多葷菜，却教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着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丫頭那要你恁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我自明日爲始，我教當直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笑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含糊。

描寫逼真

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直
每日肉菜、分做兩分、却叫厨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
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牽掛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却
也、做、意、修、好、相、忘、于、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
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
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理、這也是賈公的心事、
背地裡、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
是、湊、巧、時、賠、些、粧、奩、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

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
莫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
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為、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姻
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
得擔閣生意、只得又出外為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
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
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撫慰、連養娘都用許多
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
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
你認夫妻了、又喚當直的和厨下丫頭、都分付遍下

醒世恒言 卷一
方纔出門

臨岐費盡叮嚀語

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遲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厨下了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除却老娘外

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擔不要你們獻勤却擔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着熱鬧中喚過當直的分付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遲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着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會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

描寫不賢
頰口氣如
藍

自擔水自燒，不費厨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娘提
醒了，他當初曾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
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分，哭與家長知道，
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個帳兒，你
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
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缺乏。是火都是你燒，若是
難爲了柴，老娘却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
回家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尅了
老娘出去。」月香在房中聽得賈婆發作自家的丫頭，
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稱許多不是，叫賈婆莫

何句還話

恠。養娘道：「果是婢子不是了，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
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小姐，
不到我家來了。我是個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
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
人壓量的。今日要說個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費
了大錢討的，少不得老娘是個主母。賈婆也不是你
叫的。」月香聽得話，不投機，含着眼淚，自進房去了。那
婆娘分付厨中，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
分付養娘，只在厨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香房
中。月香若要飯喫時，得他自到厨房來取。其夜又叫

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已房中去，月香坐個更深，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已閉門而睡。又過幾日，那婆娘喚月香出房，却教丫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沒了房，只得在外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鋪睡，睡起時，就叫他拿東拿西，役使他起來，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那婆娘見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驀地開了他房門的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來的好綉好段，曾做不曾做得，都遷入自己箱籠被窩也收起了，不還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

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付老婆，好生看待，不久我便回來。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兩個丫頭作賤勾了，丈夫回來必然廝鬧。難道我惧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亡人把這兩個瘦馬養着，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良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臉，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喫醋，便遲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個賣去他方。老亡人回來，也只一恠，拚得廝鬧一場罷了。難道又去贖他。

回來不成好計好計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

心田偏處有奸謀

當下那婆娘分付當直的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不一時當直的將張婆引到賈婆教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却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個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生活都要賣他出去你與我快尋個主兒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尖了張婆道那年紀小的正有個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賈婆道有甚不

肯張婆道就是本縣大尹老爺覆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氏親生一位小姐許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嫁裝都已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個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官分付過了老媳婦正沒處尋宅上這位小娘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賈婆想道我正要尋個遠方的主顧來得正好況且知縣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來料也不敢則聲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麼不捨得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

價許多賈婆道十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如今飯錢又弄一主在身上了張婆道喫的飯是美不得帳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賈婆道那一個老丫頭也替我覓個人家便好他兩個是一夥兒來的去了一個那一個也養不家了況且年紀一二十之外又是要老公的時候留他甚麼張婆道那個要多少身價賈婆道原是三十兩銀子討的牙婆道粗貨兒直不得這許多若是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個外甥在身邊三十歲了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頭不寬展捱下去這到是雌雄一對兒賈婆

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張婆道連這小娘子的媒禮在內讓我十兩罷賈婆道也不爲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老媳婦如今先去回復知縣相公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賈婆道你今晚還來不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來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多分兩個都要成的說罷別去不在話下却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個月了前任馬公是頂那石大尹的缺馬公陞任去後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尹原是個同鄉高大尹生下二子長曰高登年十八歲

次日高升年十六歲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原來鍾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方年十七歲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婆急切要尋個陪嫁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門路就去回復大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庫上來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張婆道領相公鈞旨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一夜次早趙二便去整理衣褶準備做新郎張婆在家中先湊足了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

鈞帖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賈家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分疏得明明白白賈婆都收下了少頃縣中差兩名皂隸兩個轎夫擡着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賈婆初時都不通月香曉得臨期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教他那裡去和養娘兩個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個你一推我一攙攙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賠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耍處事到其間哭也無益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而

去轎夫擡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義還只萬福張婆在傍道這就是老爺了須下個大禮月香只得磕頭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教他拭乾了淚眼引入私衙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對以月香夫人道好個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小姐鍾離公厚賞張婆不在話下

可憐宦室嬌香女

權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酉牌時分再到賈家只見那養娘正思想小姐在厨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我今把你嫁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莫要

悲傷了張婆也勸慰了一番趙二在混堂內洗了個淨浴打扮的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碗燈籠前來接親張婆就教養娘拜別了賈婆那養娘原是個大脚張婆扶着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話休絮煩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次日夫人分付新來婢子將中堂打掃月香領命携箒而去鍾離義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掃箒立于庭中鍾離公暗暗稱恠悄地上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個土穴月香對了那穴汪汪流淚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

絕好一出
傳奇令人
可泣

西州志 卷一
與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離公再三詰問月香方纔收淚而言道賤妾幼時父親曾于此地教妾蹴毬爲戲誤落毬于此穴父親問妾道你可有計較使毬自出于穴不須拾取賤妾答云有計卽遣養娘取水灌之水滿毬浮自出穴外父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喜今雖年久尚然記憶觀物傷情不覺哀泣願相公俯賜矜憐勿加罪責鍾離公大驚道汝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得到此地須細細說與我知月香道妾父姓石名璧六年間在此作縣只爲大火燒倉朝廷將父革職勒令倍償父親病鬱

而死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賈公向被冤繫蒙我父活命之恩故將賤妾甚相看待撫養至今因賈公出外爲商其妻不能相容將妾轉賣于此只此實情並無欺隱

今朝訴出衷腸事

鐵石人知也淚垂

鍾離公聽罷正是兔死狐悲惡傷其類我與石壁一般是個縣尹他只爲遭時不幸過了天災親生女兒就淪于下賤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教他到衙裡我若不扶持他同官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爲何如人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

夫人亦賢德

歷細細叙明夫人道似這等說他也是個縣令之女
豈可賤婢相看日今女孩兒嫁期又逼相公何以處
之鍾離公道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
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即時修書一封差人送到親家
高大尹處高大尹拆書觀看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
書上寫道

若非廉吏人情未必

婚男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已成人乃高明之事近
因小女出閣預置媵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
安詳心竊異之細訪來歷乃知即兩任前石縣令
之女石公廉吏因倉火失官喪軀女亦官賣轉展

痛惜至此

誰肯

售于寒家同官之女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
惟不可屈為媵婢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
今急為此女擇婿將以小女薄奩嫁之令郎姻期
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情諒鍾離義頓首

高大尹看了道原來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
離公獨擅其美即時回書云

鸞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兔之悲豈無同志在親翁
既以同官之女為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為
心三復示言令人悲惻此女廉吏血胤無慙閨閣
願親家即賜為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選高門庶

誰肯

薛世恒言 卷一
幾兩便昔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僕今者願分親翁
之誼高原頓首

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鍾離公道高親家願
娶孤女雖然義舉但吾女他兒久已聘定豈可更改
還是從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然後另備粧奩以完
吾女之事當下又寫書一封差人再達高親家高公

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女雖屬高情更已定之婚終乖正道小
女與令郎久諧鳳卜雀擬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
妻已違古禮使小女舍婿而求婿難免人非請君

風教雲笈
中無此四
札

三思必從前議義惶恐再拜

高公讀畢嘆道我一時思之不熟今聞鍾離公之言
慚愧無地我如今有個兩盡之道使鍾離公得行其
志而吾亦同享其名萬世而下以爲美談卽時復書
云

以女易女僕之慕誼雖殷停妻娶妻君之引禮甚
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尚未締姻令愛歸我
長兒石女屬我次子佳兒佳婦兩對良姻一死一
生千秋高誼粧奩不須求備時日且喜和同伏冀
俯從不須改卜原惶恐再拜

孝一珠

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方為雙美高公義氣真不愧古人吾當拜其下風矣當下即與夫人說知將一副粧奩剖為兩分衣服首飾稍稍增添二女一般竝無厚薄到十月望前兩日高公安排兩乘花花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裝去後隨喚出瑞枝月香兩個女兒教夫人分付他為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十分難捨號哭上轎一路趲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湊着吉日良時兩對小夫妻如花如錦拜堂合巹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百年好事從今定

一對姻緣天上來

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幞頭象簡立于面前說道吾乃月香之父石壁是也生前為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鬱鬱而亡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勅封吾為本縣縣隍之神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眷此乃陰德之事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隣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傳與世人廣行

廉吏何曾受虧

方便。切不可凌弱暴寡。利己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
察。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起身。忽然踏了衣服前幅。
跌上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夢。即時說與夫人知道。
夫人亦嗟呀不已。待等天明。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
中焚香作禮。捐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
事勒碑。廣諭衆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
道。高公把書與兩個兒子看了。各各驚訝。鍾離夫人
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
宋。任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爲大宋狀
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是後話。且說賈

昌在客中。不久回來。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詢
知其故。與婆娘大鬧幾場。後來知得鍾離相公將月
香爲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無處用情。把銀二
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二恩愛夫妻。不忍
分拆。情願做一對投靠。張婆也禁他不住。賈昌領了
趙二夫妻。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備
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二夫婦收
留。以金帛厚酬。賈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
老婆無義。立誓不與他相處。另招一婢。生下兩男。此
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歎云

人家要娶擇高門
誰肯周全孤女婚
試看兩公陰德報
皇天不負好心人

卷一終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

同氣從來兄與弟

花萼樓中合被時

千秋羞詠豆萁詩

這首詩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个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割第一句說紫荊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小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為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粧奩看見夫家一

惡仗恐其
亂義此類
是也

鍋裏煮餅，一卓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
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攛掇，公堂
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入，你全不知道，
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
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道消乏下來，
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
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
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
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
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

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
要析居，這樹歸着那一個，可惜止在開花之際，也說
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爲
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
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
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
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
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
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我兄弟三人，產于一姓，
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

話得真切
動人

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
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
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
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
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
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
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
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
羞慙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閣過
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再來看時其樹無
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爛
熨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了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
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

紫荊花下說三田

人合人離花亦然

同氣連枝原不解

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萼樓中合被時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
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
原是唐家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
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
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

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幔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
朱樓宴罷夕陽微
宮人秉燭通宵坐
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羞詠豆其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而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

當坐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不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從來寵貴起猜疑
七步詩成亦可危
堪歎釜其仇未已
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話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

西州傳言 卷二
你。不。和。順。的。弟。兄。聽。着。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

須讀古人書

若選舉之
法守之無
弊何患不
得真才

這故事出在東漢光武年間那時天下又安萬民樂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也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為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个童生還有幾千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

此法今日
亦可用于
薦刺庶無
朝與暮
波無此
之笑

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推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卑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則幼

西世性言 卷二
小無知終日趕着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
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
獲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
于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
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于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
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涕
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
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
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
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
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繇是晝則同耕夜則同
讀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出个大名都稱為孝
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陽羨許季長

耕讀書夜忙

教誨二弟俱成行

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為議郎下
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于
君命料難推阻分付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
我在家之時不可懈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付
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

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催了脚力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荆、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二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為兄之道、况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著、便與縉紳大家為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

此補辭
為說說
以稱無
媒苟
八是

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論、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眾人聞之、愈加敬重、况許武精于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徃徃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窾要、但是許武所議、眾人皆以為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為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方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

逸但古人云人生百行孝弟為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先父母早背城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答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十斤為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于郊外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 尤瑩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不願為官過了 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

進退許宴 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于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親自已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割首取廣宅自予說道吾位為貴臣門宜祭戟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廬茅舍足矣又閱田地之籍凡良

田悉歸之已將。硤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盛，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個心

若在今日
都只奉承
紆帽了誰
肯不平開

口漢之風
俗即此可
知

高見高識

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喬主張。其中又有個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腳，教他莫說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疎不間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嘔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个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已休多管

話不投機莫強言

難兄難弟
高行萃干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為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為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眾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為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為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許晏許普纔是個真孝廉他思念父母而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並不違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謠亦古甚

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茅簷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鎌真為玉假為瓦瓦登厦玉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

古時為善
于鄉者皆
得上聞所
以人爭
行

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值父
老公舉他真學真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
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
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
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吾
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傳到于長
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卿是許
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詔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
之名卿之廉讓有過于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
運龍興闢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臣

普為不肖有濶聖聰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兢
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何能及兄武之
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為內史不五年
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
朝稱為廉讓忽一日許武致家書于二弟二弟拆開
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
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
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

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口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義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

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二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了畢隨即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尚不敢不來況且加个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比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

詞講俱有
斷風俗

醒世恒言 卷二

句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鄉尊故舊依舊稱哥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盃方敢奉聞衆人被勸只得喫了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盃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昆玉厚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衆人道適纔長文公所論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願得示下許武疊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鵬

河伯不知海若

聖賢一段苦心

庸夫豈能測度

人只知許
武此時流
淚不知許
武一片苦
心勝過時
時流淚也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著晏普道只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避之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

其意甚遠
皆是今人
不到處

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
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
倡為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巧婢悉據為己有
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
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
卿官常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
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
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
弟表為兄的向來心迹也教眾鄉尊得知眾父老到
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

不得不哭
倒矣

能窺測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晏許普哭倒在地道
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有今日誰知哥
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
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
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
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
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
殖况且宦情已淡便當老于耒鋤以終天年二弟年
富力疆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
哥為弟輩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

議論更高

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宗祖、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吾等適纔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

此等父老
非漢世不
多得

老漢與你分割、許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憑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衆父老都稱為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為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為義莊、以贍鄉里、許晏許普聞知、亦各出已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

西○世○世○言○卷○二
義○庄○贖○鄉○里○嗚○呼○孝○廉○誰○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携○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為○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為○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

應○詔○是○自○食○其○言○了○况○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為○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約○各○將○印○綬○納○還○奔○回○田○里○日○奉○其○兄○為○山○水○之○游○盡○老○百○年○而○終○許○氏○子○孫○昌○茂○累○代○衣○冠○不○絕○至○今○稱○為○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嘆○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

古○人○分○產○成○弟○名○

古○人○自○污○為○孝○義○

古○人○兄○弟○亦○分○產○

今○人○分○產○但○鬻○爭○

今○人○自○污○爭○微○利○

孝○義○名○高○身○并○榮○
安○得○盡○居○孝○弟○里○

微○利○相○爭○家○共○傾○
却○把○閒○牆○人○愧○死○



第二卷 終

